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跨鼇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章松雲

謄録貢生臣王殺

跨鼇集卷十三

宋 李新 撰

劄子

乞州郡講習五禮新儀劄子

臣恭覽五禮新儀制作之妙追蹤三代陛下聖學高遠以作者之聖詁訓禮局講述裁定典章儀物粲然有文自我作古凡伯夷之所典周禮之所制經而三百曲而三千未若今日煥明詳備者也三代而下寥寥千載禮

之廢壞綿絶無據時君未遑講明其失或求諸野腐儒曲學相與辯議幾若聚訟豈特百年而興是有待於至治之世而後可興者也禮書既成頒及天下戴白垂髫喜見太平之盛典臣嘗謂吉凶二禮士民所常用今州郡將新儀指摘出榜書寫墻壁務為推行之迹而苟簡滅裂增損脫漏誦讀不行未越旬時字畫漫滅不可復攷民庶所行既未通知至與新儀違戾或僭或陋實非民庶之過臣欲乞諸州並許公庫鏤板儀曹局以其禮

行下屬縣置籍抄録檢示粉壁及察民間所行之禮過與不及州委教授縣則有出身官旦望就學講習新儀監司歲終保明具奏察其勤弛而加勸懲之如此則上下皆知禮風俗日以厚矣

乞遂寧府遇闕守臣以監司兼權劄子

臣竊惟遂寧乃陛下龍潛始封遠民厚幸蒙被眷澤敷錫府號選擇卿士責以職名優寵長民之寄俾其地併諸藩之重可謂美矣然時闕守臣即以通判司録曹官

權攝王人使命之至頒朔布政之始事體益輕臣欲乞今後遇守臣闕許依梓州瀘州例差監司時暫兼權庶幾國體稍重以副陛賜府號之意

乞禁州縣學濫進之弊劄子

臣伏覩大觀學令斷自聖裁制為成書頒降郡國知所遵守者累年於茲矣昔游夏不能贊孔子一辭則學令之設詎容擬議者耶自三代已來未有如此之詳且明也如挾書代筆之禁奉行者失於不嚴州學季試已不

能杜絶其弊而縣學補試歲升假手尤甚轉逶題目出外終日塊坐撫弄筆硯以待文字之來其間飜録至句語字畫錯謬雖差官監門例不敢搜索稍加詰何則必紛爭詬詈公肆抵突傳出送入傍若無人一隷名學籍便以保庇門戶有繫空名行食身未嘗一躡學圃者有假故逾限已經除籍再託人補試者臣欲乞諸生補試入縣學歲升入州學許教授當面試經一道試日牒本州有出身官一員監試如文義不通字札不同全然踈繆

根究元試之弊則學者知所畏而州縣學無濫進叨冐之人矣

乞戒飭郡守勸農不以其實劄子

臣竊聞陛下孟春之月親屈玉趾行幸南郊躬耕籍田以先天下行一墢三推之禮舉百年之墜典示萬世之禮容種稑之種出自深宮鸞輅之音乃光原野父老動色中外懽呼夫以一人之尊而俯為大農之事則勸農之官其將何以順承聖意又聞昔者郡守春秋行縣觀

風俗課農桑而暴吏乗時風俗未嘗覲農桑未嘗課千騎五馬重擾屬邑飭廚傳載賓客携妓效東山之遊遊山寺如潘孟陽之作所以先朝廢罷郡守行縣正為此也今雖帶勸農之名而無勸農之實臣欲乞知州每春行縣勸農量帶人從所至不得再宿及取索供帳令人除道約束戒嚴厲色悚動輙受餽送從人丐乞錢物其贓先坐知州不許以失覺察原免則勸農之官知所畏農知所勸歲約有年此富庶之本原也

乞諸州郡置架閣軍器庫劄子

臣嘗謂古先聖王於萃聚之時必除戎器戒不虞示有國者不可一日去兵也天下承平日久州郡軍器因循不修治暑月未嘗曝曬兵刃不加淬礪衣甲旗幟破碎斷裂少有鮮明者大率安置不如法蜀地卑濕天多沉陰雨水動經旬月既非高燥處貯藏則未閲歲時筋膠解折韋革腐爛條貫弛絶蹂踐棄擲不可勝數如梓州一路遂寧府叙州有都作院歲課不少而兩州皆無樓

閣架放非惟枉費官物緩急警嚴殊無犀利可用之器誠可慮也臣欲乞諸州府甲仗庫未有樓處並許創置有而隘陋即添展修蓋務要收藏軍器可以耐久亦預備之術立武之餘事也

乞令部使者薦進人才劄子

臣嘗觀皇華遣使之詩而曰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且訪問於善為咨所咨必於忠信使事以忠信為本故也咨諸事為諏既諏矣於是謀之既謀

矣度其所宜而言之咨度者以義度之也猶以為未也又徧咨而擇所從焉詢者徧咨之也陛下總章問道游心巖廊以天下四方之遠上情有未通於下下情有未能達於上故每道遣廉訪使者二人分詣郡縣觀察風謠廣求民瘼凡辜上不虔犯法干禁雖遐徼異域有寃抑杜塞及吏之暴横得以直通陛下遣使臣所以寵遇者至厚矣臣愚無知叨遇將明之列奔走盡瘁靡敢遑處日夜焦心勞思所以報陛下者無非忠信之事且州

郡薦士各有常格而奇才文士素為一路推誠孤寒無援沉於下僚亦有甘自晦縮不求聞知或不遇知己論薦弗及士安義命莫肯競進蘊藉博洽難以自暴臣欲望陛下因其奏計顧賜聖訓令廣取時譽以名聞即乞下所部取其文藝考察送學士院詳校有可採者陛下自擢而試之菁莪樂育教養而後用之則真材輩出矣凡使臣巡歷所至許令投獻文字仍不得諷諭州縣沽激薦士之名庶幾上副陛下旁求儁乂之意而萬里之

遠無遺賢之嘆天下幸甚

狀

赴慶陽司録先狀

家近雲山先占泠族身鄰老澤詎復妙年孤寒伴北陸之冰衰晚薄夕陽之景面顔怖瘧已不入時言語轉喉定多觸諱當處不爭之地可躅無妄之菑投筆何為從戎自樂泛蓮入幕斷無借箸之籌倚馬待文那有愈風之檄況士子發迹何必中州雖名教中人豈無樂地曾

逢儒將久帥西方王粲正欲依劉杜甫初謀造武仍輕萬戸遠慕荆州之名安用千金寧得將軍之諾比挐行李漸及部封方將歛板以趨未敢望風而遁揣無他技修賊事於簿書尚有寸心知威名於草木恭惟其官居仁由義濟武以文身賢長城胄次武庫輕裘緩帶氣嘗蓋於軍中說禮敦詩威自行於塞外諸將不敢仰視夏人至於祈哀固宜聖慮忘西顧之憂然後皇猷專北庭之舉策名未已孰先再世之功諫草何多本自一家之

學其志甘下客心切泰階慕義而來聞道已晚周原膴膴情肯飫於堇荼夏屋渠渠賀已私於燕雀

進潼川府修城圖狀

臣等恭承政和八年五月日御筆訪問梓州城壁並無樓櫓舍屋官司玩習殊失備禦守臣未欲重行黜責仰本路帥臣差官同本州當職官檢計責立近限修立令轉運司疾速應副財用檄猷閣學士瀘南安撫使臣龐恭孫奏奉聖旨特差臣盧其臣蒲其充都大提

舉修築仍支公使錢一萬貫餘並依奏劄付龎𡺳施行

臣等祗奉聖訓即時至梓州會議鳩工度材下遂寧府等七州剗刷廂軍止及若干尋於梓州十縣和雇人工若干分城為十大料每一大料分為七小料丈尺不等均定工數興築共役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九十六工城周圍長二千六百九十步高二丈五尺舊基闊狹厚薄不一隨基增築面收一丈一尺為準臣依已得指揮不置馬面外共立敵樓一百六十八座女頭一千六百八

十六箇上鑿箭牕連女頭共高七尺鵲臺高二尺面闊一尺五寸女頭巾子及肩悉用一寸許石版經久隅雨水城上砌荷葉渠子流放水若干所入溜瓦槽至捍水臺上以石版砌池子承之再折水之裏壕渠外築護險墻敵樓兩傍露地元檢計立瓦屋後來奏乞罷瓦屋又慮夏秋雨水即權以茅苫臣深慮茅苫城上不耐風雨容近敵樓招引火燭因採石布城面一百七十六處浚水入荷葉渠內委是經久堅固城基脚表裏皆築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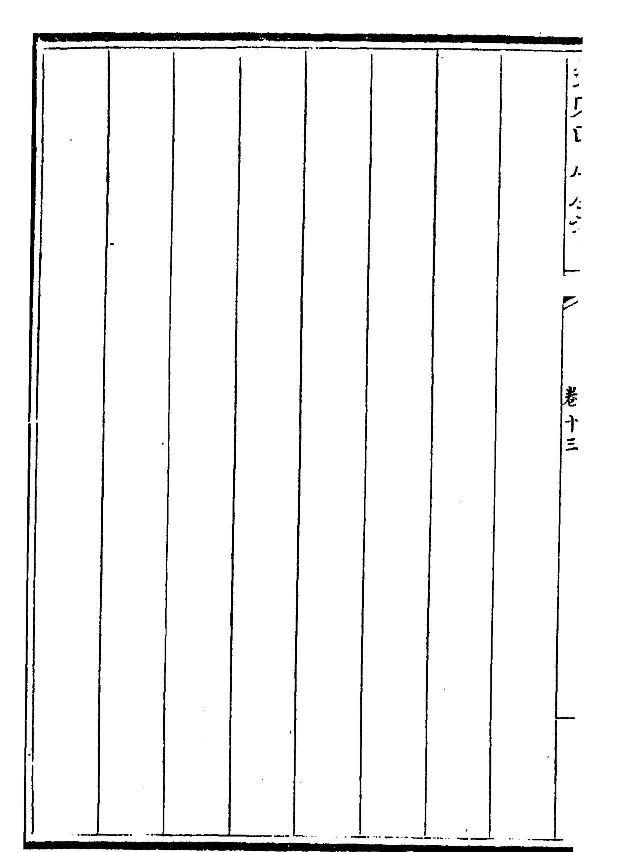
臺裏臺高五尺闊三尺外捍水臺高三尺闊二尺臺下又築裏堤脚面闊八尺高五尺至八尺隨壕面闊窄淘出土三尺運土出堤外堤上栽柳若干又立敵樓四座於四隅每座二十間别建外門樓四座各七間裏門樓四座各五間於重和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興役至二年三月初十日畢工樓櫓等並按元豐城隍法式無毫髮差誤潼川地産柏一色以柏木為之臣等叨總役事日夜究心不敢茍簡滅裂今具圖進呈

又進修城圖節畧狀

潼川府城臣等遵奉御筆修築其城長一千三百四十五丈高二丈五尺隨舊基增築面狀一丈一尺為準四門各建樓一座每座十間依元奏請不置馬面外立敵樓一百六十八座每座五間立女頭一千六百八十六箇高五尺鵲臺高二尺共高七尺敵樓兩邊城面露地並以石布砌共一百七十六處置荷葉渠子放水并築墻護險城表裏皆築捍水壼城壕舊深丈餘比年山溪

水吹沙淤填塞令開淘三尺運土出堤外堤上栽楊柳若干製造並依按元豐城隍法式無毫髮差戾今具圖

進呈



跨鼇集卷十四

宋 李新 撰

論上

孫武論

論有為之君必資乎有為之臣若孫武者可語有為者也觀其斬二隊長之事竊以謂非直嚴號令申約束而已嗟乎無故而斬二婦人此豈足以顯將軍之勇乎武之心其必有說也蓋武始以兵法見固知闔廬可共功

名也然武之意豈不以有為之君不患其無志而患物有以昏其志耶今夫天地之間泛然與我同游於造化之表者舉皆物也凡物之有感於外而悅於中者以吾之有吾身故也然來則應之其去則不復挽而留之是萬類交於前者皆可寄所樂於中而無所累焉物之於我適然而已雖盡六合之變洪纖巨細無非可樂也吾何容心哉茍一有所惑而用意於其間則迷於終身專而不解所謂寄其所樂者乃為吾之蔽也且物固未嘗

能蔽人也吾蔽之故也煙雲風月之觀固非可取也而山林之士蔽之金玉珠象之獲又非可親也而市賈之人蔽之且二者皆逐其所蔽而不反況夫居人上之位處可致之勢而物之可取可親者苟一惑焉將見其智慮役於所昏而聰明變為聾瞽也如光武創業之始尚且不飲酒況夫物之可取可親者有甚於酒者乎嗚呼女子之禍甚矣使其小惑之耶將見其舉事赴功之際以今日未暇則有明日之期竟不暇焉又不過曰吾苦

身焦思以致憂於為民孰若守常無為而自樂吾樂也使其甚惑之耶則將不復念其身與夫大統重器之所責矣小惑之則其志怠甚惑之則其志亂志亂則敗亡隨其後以闔廬之有為而武之心臆度之則亦未憂其遽至於亂也憂其怠而已此武所以絶之於初以激闔廬有為之志也當時假使武抗言直論獻木强之語謂闔廬曰大王必欲用臣顯名於諸侯宜先屏去聲色臣請先斬二寵姬頭以獻然後臣與大王始可以有為於

天下如其計之出此不亦太疎乎是可笑其拙也故武所以必假試兵之術為闔廬除其惑志之本也吾嘗意闔廬欲試以婦人而武遂用寵姬為隊長則武之心欲去之明矣何則使深宫驕倨之婦人而忽當三軍號令之責則先知其不如法而固當殺之也豈非武之臨機適變出吳王之不意而能用其智乎雖然后妃姬侍之奉此天子諸侯治內之禮何獨至於闔廬而疑之葢武亦相其君而後動也今夫妖艷之嬖自非上智鮮能不

惑闔廬勇而無斷非剛者也觀其速入郢久留而不決歸推此考之則其天資勇而無斷固可知也勇則不慮後不斷則牽制於所役盖有是者易為敵之所乘此武所以洞見吳王之為人而斬二姬於進見之初也如曰不然復敢以漢高祖晉重耳之事明之高帝起亭長朝夕思奮以取天下重耳以亡公子流落於四方其心固未嘗一日忘晉也然則所謂憂傷感慨之事備嘗之矣然方高祖之入咸陽則遂無出舍之意當重耳在齊乃曰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以樊噲趙衰之徒皆平生握手之舊其誠之相通又非孫武比也而苦言切諫猶且不從文公至以戈擊咎犯然則武於立談一見之間使其不假試兵之術以誅之而徒事口舌之爭得乎吾未見其有濟也惟高祖重耳復聽張良咎犯之語然後能為范增之所驚負覊之所畏卒之取天下復晉國惟闔廬悟孫武之能用兵任之不疑卒之破楚國威齊晉由此觀之女色之可戒宜矣嗚呼君側之小人其為禍亦女子

之比也有志之士如欲為聖天子掃除小人之惡者吾願以孫武試兵之術告之

蕭何論

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其故何哉蓋君子之言載之行事傳之典冊而垂之不朽也言而不慮豈獨無傳哉百世之下有受其弊者矣蕭何之治未央宮也高帝以過度罪何何曰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嗚呼豈其

不慮哉何其失言至於如此也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夏后氏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未央之作立東闕北闕武庫太倉而已於禮未侈也高帝之意以天下之衆毒於兵戈者久矣瘡痍者未瘳呻吟者未絶口不欲以土木之功重傷而亟困之也何於此時免冠以謝可也援古以議可也免冠以謝不失為長者而援古以議且足以杜後世之侈心矣奈何區區憂後世之有加耶謂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

宮室歟則洛邑之營周公為後時矣謂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則宮室之卑夏禹為罪人矣言之謬悠固可知也夫以蕭何倉卒之對一言之失未為大咎然而青龍之間土木並興宮室崇侈民力苦於重傷國用困於不給邇臣之言非獨高堂隆而已也老臣之言非獨陳羣而已也魏帝之論方有以杜其口而鉗其舌以蕭何之議足以藉口也漢魏之相去數百載矣愚恐至此而何始有以責焉孫盛之論以漢承周秦之弊

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尚宮室示侈後嗣此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也魏氏之興四海方罹塗毒之苦而述蕭何之過議豈不昧於得失之理哉若盛者可謂確論矣古者之言以蕭何之佐漢豈不謂忠臣哉一言之失從而責之則天下無完人矣嗚呼是豈知言者哉蓋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以言廢人陽虎之言孟子之所取有為神農之言者孟子之所去去取之間如此而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嗚呼豈何

之謂𢦏

韓長孺論

士各有才顧所馳如何耳苟目前之利而不顧身後之災盜一時之虛名而不能善始於終非其才所不逮也得君可專而顛倒謬戾並反其宿學訏于異世覺其不能用其才則可以俯而弔昔人攷古書至于廢卷而歎愚讀韓長孺傳亦不知涕泗之從出也悲夫士之不能騁其才適至是耶馬遷謂其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

以得人然誠有之大本非公議也長孺嘗受韓子雜說于鄒田生所要之名有辯口者自知其才足以事梁也知其才足以補梁之闕而通使也持忠孝說以彌縫國主之失知其說之不可破也游說親戚骨肉之間知其說易用而易入也田甲之屬畫鄙俚之計辱之甚矣而猶有死灰復燃之語知其才之必得內史也天下豈有無妄之福而詭勝之徒交口借譽事決無成不成則死而長孺比肩其側不為一謀知詭勝必敗也知其才足

以死生乎詭勝也丁漢之初匈奴方强驕平城之勝而
和親重養其貪故長孺于王恢之議反覆詰難知其匈
奴不可以長繩而係也然則謂之智足以應近世之變
誠有矣方是時七國已平上向儒術不推轂賢者無以
邀四方之譽與之同列如田蚡樂除吏鄭當時推士翟
公喜賔客竇嬰進趙綰迎魯申公雖不及用而人多之
故長孺舉壺遂臧固庶幾飫天下之望而免竊位之謗
然則謂之寬足以得人誠有之矣其才固可仰而賀者

此也若夫馬邑之役自將天子三十萬兵無一騎之得咫尺百里單于之頭已在掌握而乃伸指緩臂使之脫去且諸侯之軍皆屬護軍無功而還誰任其責沮前日之議敗今日之幾歸罪王恢不亦冤乎其後罷漁陽之屯謀益踈拙欝欝無聊繼之以死安在其為智耶理固有曲直事固有是非魏其武安廷辨灌夫事天子待長孺一言而決乃至含糊不明首鼠兩端至開蚡以自喜而卒殺二賢二賢之死非蚡殺之蓋長孺殺之一切不

足贖矣得百壺遂亦無顔其言安在其為寛然非才之罪也亦非其才有所不逮也長孺固多才特用長孺者非是此固可弔也嘗疑馬遷與壺遂共定漢律遂之所以報長孺者宜無所不至其以情丐于遷者蓋未可知不然何與之或過歟非公義也

王允論

漢之統誰絶之曰王允絶之也桓靈不綱政教頽𢧵人物虛蕩威令日去瘰瘰幼沖不能作為强明以至於絶

歷數有窮天命無常然則曷為罪允曰梁冀跋扈所以除去一武士力耳大臣陰喝反以資刑餘之人使尸之為已功冀死而閹尹負恃益更暴恣何賣相枕籍血膏市朝上之人既無以籠馭而天下健者惟有董卓卓與袁紹謀誅宦官宦官死而卓愈不可制求去惡疾必以毒藥疾已去而藥之毒亡以解殆卓謂矣允結呂布刺卓復殺蔡邕可謂能謀善斷者矣然直不能謀直不能斷卓之毒與莽齊名而莽文雅過人於是伍孚以力死

何顒以憂死張超劉虞以權首罹咎相與謀卓而不勝者多矣允之戮卓不失一卒不折一戟安可謂之無謀天下賀卓死而蔡邕附卓至為之咨嗟咿喔恨滿大宅背負國家萬萬宜死而猶以續史祈命欲躡蹤司馬作謗書安知其不彌縫卓失而反推興之貶辱漢臣推抑天統日書月書以欺惑後世允確持之不肯貸安可謂之無斷卓死而涼州之人呼吸變態存亡須臾樞楗闔闢之變正在此時若一失其機則竹破瓦解不可復合

苟能諭撽部曲諸為卓詿誤者勿問敢以兵動者族如以雪澆沸利害顯然而允不肯為斬一赦之故使李傕郭汜乘以為亂是一卓死百卓生允不能遏又死之能謀與斷者固如是乎晉已勝楚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文公曰得臣猶在困獸猶鬬及楚殺子玉而後喜項籍已亡韓彭既臣妾方內大定田横越在海島勢無能為也而高祖區區必欲招降之其旨遠矣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汜傕雖非子玉田

横之比然姦雄之徒日日幸亂而況驅之以為亂乎上無以保君而天子適為强臣資下無以庇民而黔首為寇糧長安百雉巷無居人而袁紹曹操爭先挾帝以令諸侯其徹兆於汜傕汜傕之亂誰為之乎為之則漢之統乎絶之也然則曷為不罪乎

武侯論

嘗恠劉先主以宏深之度推誠得士固曹孫之所不逮方其覩屈將軍之貴三顧諸葛亮於草廬之中盡其所

欲聞者得臣有如亮當時一國之才無出其右宜其破吳吞魏如唾手之易然而鼎峙六合終其身不能取中原此其故何哉為之深思遠慮然後如先主之用亮此其所以不可圖天下也蓋嘗聞之論大臣者有二有謀臣有輔臣謀臣以相濟而相資輔臣以相投而相合相濟如天地之升降日月之晝夜布而為雨凝而為霜瑞而為慶雲祥風然後可以成歲相資如邪溪之鋌赤山之精鑄以火淬以水然後可以劚物燕國之角荊山之

幹液以春析以冬然後可以傷人此則為謀臣之效也相投如立乎大澤之陂脰鳴注鳴旁鳴者居其右翼鳴股鳴胷鳴者居其左則不過同於聲相合如植芝於蘭之側則不過同於香和膠於漆之中則不過同於固此則為輔臣之效也創業之君寧無輔臣不可以無謀臣若高祖之有張子房此所謂謀臣也先主之氣愈沮而愈剛此其與高祖無異然才高而慮短志大而機不足機不足則未免於怯慮短則遂至於謀踈孔明雖有為

之才然智無子房之竒故善於守正而拙於用權以拙於用權之臣而事慮短機不足之君故可以相合而不可以相濟可以相投而不可以相資也方漢之末曹已據中原孫已守江東先主方為荆州之游客悵然計不知其所從方是時為之始謀者孔明而已漢中巴蜀此高祖所以因而王天下也足食足兵於西南之隅然後徐起而圖之則其謀固然矣孰謂孔明而不善於守正者乎惟先主之才高故聽其言而能用惟先主之志大

故決行其言而不疑然而不知孱弱之草不依託於盤根高幹之木則不能伸其身此古今之常理也況先主孤奮於東漢之末欲有為於天下則曹孫之勢最可假以為託惜乎亮之拙於用權而不能借資於人也亮雖知曹公挾天子以令諸侯難與之爭鋒乃欲結好於權以為援而曾不知事吳不若事魏之為利也亮之不知事魏之為利者竊意其心徒以玄德漢室之冑可區區慕湯武之名以正征伐之由而不知湯武之先世惟積

德取信於天下以無心得之此術不可施於漢末離散之際也惟孔明昧其名而失其實此所以不能事魏也惟先主聽用其言復不知審其是非行之不疑亦不能遠觀却顧於成敗未然之際此其慮短機不足致然也然則事魏之策奈何噫豈不見孫仲謀之能臣魏背蜀而保其國乎事魏之勢在仲謀可以謀國在備可以取天下仲謀之勢在外備之勢在內而亮卒不之悟也然仲謀雖知所以事魏而不知資魏以事漢至乃奉書稱

臣以媚於操此所謂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也方操脅帝以制下先主以帝室之英勢有漢蜀武侯曷不為先主謀使盡夫尊事獻帝之禮仍通好於操無暴其罪偽推其勳明告天下曰吾今與孟德戮力除兇以奉漢宗廟操雖欲不吾從不可得矣吾屈身卑節以奉於操正朔號令以禀於操子女玉帛以歸於操使操欲絶我而不能伐我而不可漢天子將賴我以為固操將若之何於是修仁行義休息衣食乎漢蜀之民捐數十萬金奉

口舌之士以乘揣猜忌多疑之間踈隔其君臣之歡且吾跡就内附則凡謀皆易行假之數年可以得志是我外無犯漢之名陰有謀魏之實此為蜀之上計也亮既不能出此矣雖外結於權又不能終事之至於失荆州蜀之形勢不具嗟乎使先主曩事魏則豈得有曹仁于禁吕蒙陸遜之徒腹背以困吾雲長乎荆州為蜀之右臂為吳之咽喉為魏之南門魏始得之則以之拒吳而捍蜀蜀中用之則以之控魏而抑吳吳卒奪之則以之

扼蜀而塞魏蓋荆州皆三國不可失之地也先主失荆州天下之大勢已去矣由是觀之武侯昔雖有命一上將出軍以向宛洛之策卒不得行所以終其身不能取天下也噫安得謀臣如張良者以佐先主之謀而使亮優處蕭何之任庶乎當其才也人才之難創業守成之君念之哉

罷法擬魏臣論

愚嘗觀陳壽書以罷統法正擬魏臣至於讀數子之傳

而考其行事之迹乃知陳壽之言雖得其一二而猶有
未盡也且以龐統之清雅荀彧荀攸之忠正各奮其能
而任於一時愚請以智識才略論之法正之奇畫程昱
郭嘉之智略規事建議而見信于主愚請以料敵策謀
論之方龐士元挾知人之鑒而謂陸績顧劭有駑馬駑
牛之任荀彧論袁紹之衆而謂其或剛而犯上或專而
無謀而太祖嘗以為知人荀攸亦論呂布勇而無謀陳
宮有智而遲非藻鑒足以見人之臧否固莫能及此則

三子之智識竊相似也統有治中之才而先主之所器或知軍國之事而太祖嘗與籌至於荀攸則亦有帷幄之謀而太祖見之則以為非常之人苟非宏才足以勝大任亦莫能及此則三子之才略竊相似也若夫法正度劉璋之終不能用鄭度以解先主之憂程昱料孫權之必不能殺劉備以申太祖之戒至于郭嘉則知譚尚必鬬而果有冀州之爭謂胡不設備而卒有大破之變則法正之料敵固足以擬於程郭也正說先主討淵郃

而廣拓境土昰謂蘄允殺汎嶷而卒全三城至於郭嘉則臨敵制變達於事情觀太祖急攻呂布而終成大業則法正之策謀固足以擬於程郭也嗚呼龎之智識才略固足以擬攸彧而所不及者必以功法之料敵策謀固足以擬程郭而所不及者必以節何者君臣之際相遇為難古之人欲行其道而患不得其君既得其君而患不得其時茍逢時以行其道則施設注措而成不世之功易于反掌耳觀二荀之遇太祖也撫寧內外經達

權變討袁紹擒呂布二子與有力焉此則時之可行故其功有足稱者矣方龎統為軍師畫三計以說先主其心亦欲致君平難以建萬世之功奈何不數年而為流矢所中則規謀建事未及成而亡矣此則不得其時而終其志故其功所以不及荀也且事君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昰知劉岱之不可與謀嘉度袁紹之難以共濟於是去而就魏以助太祖則其量君進身去就之節可謂美矣法正入蜀依劉璋不先度其可否而苟容其身

至乎志意不得則因張松之說而歸先主反為辭說以勸劉璋之降則反覆之心固非事君之直矣此其節所以不及程郭也噫麗以早死而不得終其志故其功之不足者為可惜法以不能量君進身而反覆其心故其節之不全者為可鄙陳壽不能究其終始而徒以雅好人流與夫著見成敗之類論之烏足以盡人哉雖然大漢之末民方憔悴于虐政數子之幸逢魏蜀可謂千載之會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盛而躋民于仁壽之域

論其才智策謀則可矣言其道則未也

鍾會論

予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蓋會之為人有俊邁之機有經營措顧之略而其詭譎變詐亦足以熒惑愚衆傾敗國家而險危夫人然文王委之以西略付之以十萬之衆而曾不為疑者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也今夫烏頭堇蝎藥之至毒足以絶人之喉而潰其五内也然良醫用之以為藥材而能治之於

瀕死危殆之際者其故何哉以謂病之在顔色者可告而治也在腠理者可養而徐去也而至於腹心之疾膏肓之患則告之為不及養之為不足而非此不可以攻之矣然物之為毒其力足以殺人而亦足以治人非能知其畏惡反忌而有以制之則是速其死而已可以人之性命而嘗試其術哉當會之將西也西曹官屬固以為疑而密啟於王矣王卒遣之而為之一笑蓋會之才略與其變詐文王固已知之而拳握之中心術之内規

摹措置有以逆之矣為會計者將何以致其毒哉葢當是時以劉禪之庸而保區區之蜀謹其邊疆固其守禦撫其民人薄其税歛以俉彊歳月之間為已甚矣而姜維用之以孔明當日之術今年出隴西明年出駱谷又明年出狄道驅其羸亡之餘起其困憊之卒以寇盗我邊疆虔劉我民人者未甞虚日則蜀之疲弊固可知也舉天下之全力而乘其彫喪之餘不啻如反掌然也而當時之臣猶以為畏豈足與共事哉葢以其江漢之阻

深數十年之為寇而豫怯其形也人心豫怯則智勇俱困智勇俱困則適為敵擒而已此文王所以獨遣鍾會歟故官兵一下而劒閣失守劒閣失守而鄧艾之徒足以擣其空虛而衝其腹心矣使文王聽邵悌之言而惑議者之過計則蜀無得而可取也會無得而可為也烏頭堇蝎力足以生人者亦不足以為藥材矣初夏侯霸之降蜀謂蜀人曰司馬公自作其門耳有鍾士季者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及會之有異圖先欲去艾以絕其手

足然文王答書以出其不意而會亦震懼失其本謀則非會不足以定蜀而非文王有不足以用會矣愚故曰余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矣漢王之東非韓信不足以斃楚也雲夢之役非漢王不足以制信也他日間其所長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嗚呼其猶鍾會伐蜀之事哉

跨鼇集卷十五

宋 李新 撰

論下

姚崇論

天下之議謂明皇帝用姚崇於即位之初以成中興之太平故開元之盛皆姚崇之功也吾竊謂非崇之功乃崇之罪也然則何以為見崇之罪愚將申其說而明之夫天子擇宰相之才以有為而宰相擇天下之才以報

天下使宰相而不用才則凡鄙黙不言兀然無能為者舉皆可為之也則將何以服役豪傑之心而驅別分任之乎雖然宰相而有才則可也自用其才渺然視天下有競長絶物之情不可也天之賦與於人不使之兼全久矣以難全之才而欲獨任天下之事决萬萬無此理也惟其能屈已之才以伸天下之才於進賢退不肖之際了無容心焉謂若人也可任若事彼其過我耶其或不及耶吾之仇耶平生之雅善耶吾舉皆若不知焉惟

知若事非若人則不以濟也能各因其一長而委任之然後紛紛之務無大小無難易羣才奏功而宰相集其成以獻于天子天子垂拱仰成而四海畢治若此惟無心者能之真王佐才也伊尹於商曰阿衡周公於周曰太宰惟衡也不以其能辨物而忌天下之物惟宰也不以其能別味而忌天下之味惟伊尹周公不以其能用才而忌天下之才故能使成湯太甲擅美於商而武王成王獨高於周也惜乎崇不能總之以道其所養非伊

周之量反乃喜於自用而忌天下之才舉天下之豪英率為讐敵焉此明皇帝之治所以止於開元而有愧於成湯太甲武王成王之為君也開元之初崇入為同三品帝鋭意求治與飢渴同史臣謂他宰相畏其威決皆讅憚而不敢進其獨佐裁決得專任者惟崇一人而已且是時與崇並執國柄者止劉幽求張説魏知古源乾曜盧懷慎五人而辥訥不預也為崇者宜乎協謀共慮從容為帝言諸公之長俾其無讅憚之失然後共廣耳

自招來天下之英此千載一時孰謂崇不能出此幽求反以其言而貶守睦州矣幽求雖以怨望遂然黜之太過因崇素忌之故耳至於說也久憾不平則詭足疾以中之至於知古也本其所引及同列則輕之故不免相州東都之遷者皆崇發之也惟乾曜最後進用每遇崇移告則就咨焉其不合上意亦必問崇也懷慎於事又且推而不專委其獨任而時有伴食之名卒之懷慎以善終而乾曜與崇同罷是則知五人之間不協者三則

竄身流落之不暇屈下者二則遂免於禍而不失夫保位之安無心之人固如是乎其後因趙誨事惶懼以避位始不得已而薦宋璟於朝然薦璟之章因齊澣數諷之而後為非其素志也又若不喜鍾紹京惡張鷟而疾李邕坐是皆貶出葢何其不洪也三子雖非全節之士然如紹京者姑務卹之緩急或有可用也臨事而求將無及矣才如邕鷟就其一長則庶位羣司寧無可置之地乎崇嘗薦嚴挺之齊澣矣終崇為相之日挺之不過

為考功給事澣止一中書舍人彼劉張之與魏則去之而不喜其用源與盧也則存之而不盡其用惟宋也則知之而不欲用鍾張之與李也則短之而不足用嚴與齊也則愛之而不能用是天下將何人而可用也此數君子者既崇之所不取矣然以其子賂謝之故乃遷崔沔為著作郎是復何哉不免貽笑正人也則雖得百盧藏用曾何益人國乎推此以觀則知當開元時天下英偉適用之才崇之不能進用者復又幾何人惟其不能

盡用天下之才故開元之治尚有愧於三代愚故曰非相崇之功乃相崇之罪也深嘆崇之得君以騁其才而隘淺如此故論之以告後世之君庶得崇者而用之則期以伊尹周公之量而為崇者亦充其所養哉

汾陽優於保皐論

嘗謂天下有至公之議智者不可以明而屈勇者不可以力而屈辯者不可以言而屈富貴者不可以位而屈一有私其智矜其勇穿鑿其辯虛憍而恃富貴屈天下

之公議以就乎我則當時訕之以為非後世指之以為罪於是君子知至公之不可屈也故凡事機所欲為而有不可者必不欲決達其志以取夫擬議者之衆此郭汾陽之不釋憾於李臨淮誠畏夫至公之議有所在也至於張保臯之不殺鄭年又非公議之所可拘矣杜牧論其事以謂汾陽優于保臯愚三復其言知牧之有黨也夫牧為唐臣而子儀亦為唐臣惟其時不同故牧之言不敢以蠻夷加中國而以保臯為劣得非以此故耶

大抵因牧之言而辯之則牧之説破矣夫保臯鄭年居徐州汾陽臨淮隷籍思順臯以齒年以才不相上下臨淮汾陽以所敵而不相能其猜怨則相若也保臯鎮青海汾陽為節度其富貴則相若也及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堂持其手勉之以忠義此汾陽之賢也年投保臯馮元規謂曰爾以所投去生取死而年至保臯保臯卒不殺為人之常情寧牧不思夫富貴之難感動而私忿不

復者人之所難能也且保皐之不得年不為憂而殺之不為損居蠻夷中無法度禮義所在而蠻夷之性汎驁不渝彼豈知夫天下有公義不可以私怨殺人者一至是耶保皐之志宜快也而反以為憐復分之兵使平難其所存可知矣觀夫光弼說王忠嗣之立賞以妝石堡坐降二將與夫指顧軍中軍中不敢仰視其才必有過人者使子儀當受命之時因事中傷之則天下必曰子儀之殺光弼也以前日之嫌然則子儀豈人也哉而又

光弼之材誠有可用其不殺也宜矣故曰子儀誠畏天下公議而不殺之非不能也勢有不可而不敢也若是則保皐為優矣且牧之譏居易為文作纖艷不逞而稱寧陵之圍昌殺其甥為當史既評其非是然則牧之論兵愚不敢不與至於去取乎人牧之未免乎有黨也

唐李晟論

提金鼓總軍師喑嗚叱咤以示威武慓悍賊禍惟在殺戮如是而為將耶是王翦白起之徒輿尸血刃以草菅

視其民者也其為將則暴矣惟務招懐曾無制禦撫嫗姑息不忍一物之傷規規屑屑於私恩小恵如是而為將耶是宋襄公之小仁成安君之懦計始欲保民而卒為敵人所乘者其為將則失之弱矣失於暴則殘賊而少恩非仁也失於弱則委靡而不振非義也古之善為將者異乎此仗忠義之節負英果之氣武足以定亂而不擾乎物勇足以勝敵而不煩乎民嚴而不暴威而不猛其終歸於安社稷保人民為事則義矣而有仁焉仁

雖足以懷柔而敵人莫敢犯志雖在於招納而奸雄無所容終於伐叛誅惡奮疾如鷹隼之擊則仁矣而有義焉後之人得是道而功名赫然見於世者其唐之李晟器乎史臣所以稱為仁義將者固不妄矣唐當德宗之世天下可謂多故矣朱泚以涇原叛卒竊據京師乘輿出狩奉天當是時李懷光則虎視於咸陽李希烈則鴟張於宣武魏少游則狼顧於淮南王武俊則蟻聚於真定朱滔桀傲於范陽李納睥睨於山東田悅跳梁於魏

博李楚琳跋扈於鳳翔叛帥悍將所在有之所以為朝廷用者惟上黨李抱真河東馬燧與夫韓游瓌戴休顏數人而已然皆錯愕眙駭莫敢先發則其事可謂急矣其勢可謂危矣惟李晟毅然特立奮不顧難提孤軍横貫賊鋒內無積貲外無輸糧其所恃以勝敵者特區區忠誼耳故英賢感慨而樂為之死士卒雪涕而樂用其命遂至逐朱泚斃令言蕩夷剋憝克清宮闕若有餘勇不亦義乎及師入長安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遠坊之

人宿夕方知不亦仁乎夫總軍旅之衆舉殺伐之威誅暴討姦而民皆按堵非仁而何保全所居之人而不失乎元惡大憝非義而何且用衆而不譁伐國而有禮以寡勝衆以德保民者惟三王之師能之晟以孤軍之寡而勝朱泚十萬之衆則與尚父牧野之戰何異乎師入長安而人不識旗鼓則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何殊乎軍既勝而先表著節不屈者則得先王軾閭表墓之義矣誅其元惡而脅汚詿誤一切釋而不問則得先王

脅從罔治之意矣諸將之兵多肆擄掠而惟晟軍樵蘇無所犯及師入長安分尉居人而秋毫無所擾則其武得先王安民和衆之義矣故當時羣臣亦稱其三代行師不能加之而史臣亦謂其三王之佐無進其能果其為仁義將也豈誣我哉雖然馬燧渾瑊亦當時之名將也平泚之功不出於二子而獨成於晟者何哉蓋二子雖各負猛志而才智謀略實不逮於李夫仁義者德也才智謀略者術也以其至善之術而輔成其至善之德

斯可矣竊觀李良器裁處三軍實有不窮之奇當奉天之難常以天子暴露為念言輙流涕則忠誼足以感人矣請駐蹕梁益以係天下望則其謀可謂有主矣先擊苑中以披賊之腹心徙屯東渭以防賊之呑并則其智足以見機矣秉義挺忠而志不可奪身係安危而氣不少衰則其勇足以無敵矣斥熒惑之退舍則知其善於達權與下同苦而士無携怨則知其善於用衆其才智謀略卓然見于所為者如此此所以輔成仁義而為三

王之佐歟乃若馬燧渾瑊則不能及此也力能得田悅而不取結贊不可信而輙信之故河北之盜卒不臣而平涼大臣奔辱皆燧之所致及渾瑊則不能料結贊之詐但以如諂為恭又無足取彼安能為晟所為而成其仁義哉非特此也觀晟之在朝蹇蹇以盡大臣之節常慨然慕魏鄭公之直言有致君堯舜之志而深誚李叔度之失辭則究其所存欲置天下於仁義者惜乎居無事時為讒人所間不克施其一二使夫仁義之功止見

於行軍用師之際是亦不幸也嗚呼以愚考之晟也誠異乎武夫矣

西晉論

治古之時君臣之間以情相親以道相示而已故朝廷之臣濟濟相先者其和出于心其言出于誠同寅協恭以循典禮而天下之事森然舉矣後世之士惡直醜正相與比周睊睊而胥讒歙歙而相是而天下之事日以敗矣武帝之于晉以太康之盛書同文車同軌傳之孝

惠不數年間天下之患雜然而起天下分裂而為南北

葢非特虛無之禍禮法之棄如弁髦土梗而已也其源

葢有自矣春秋之時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

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

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劒從之叔向曰今日之事幸

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

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平公曰晉

國其庶矣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

而力爭西晉之君豈特此哉征伐者爭功居朝者爭權否則爭侈以王渾王濬之事觀之則爭功者甚矣以賈充庾純之事觀之則爭權者甚矣以石崇王愷之事觀之則爭侈者甚矣爭功者甚矣而上無以定之則立功者沮爭權者甚矣而上無以制之則務德者惰爭侈者甚矣而上無以禁之則殫天下之財不足以繼又況武帝有以助之哉武帝之平吳也使賈充節制矣又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又受王渾節制為濬計

者一于受詔則無立功之期一于立功則有違制之罪故爭功者不已也充以傾險居朝而任愷庚純以忠義裁之充欲奪愷權愷欲奪充政朋黨紛然帝不能制召之宴飲而已故爭權者不已也崇以豪侈夸天下而王愷羊琇以貴戚競之愷以粘沃釜崇以蠟代薪愷為紫絲障崇為錦步幛帝不能抑私助愷焉故爭侈者不已也羣臣皆爭矣故王衍之徒以清談為高以曠禮為任達示其心泊然無所起而于世淡然無所嗜也世之君

子求于彼而不得則祈嚮于此矣豈不誤天下哉愚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悼痛也

唐治不過兩漢論

三代而下言治者不過曰漢曰唐而史臣之論以為唐治不能過兩漢愚嘗三復其言深求其意且謂秦地既失而項兵愈強陳涉王陳武臣王趙張耳陳餘並驅中原而天下卒授之漢隋喪其鹿英雄並逐李密據黎陽蕭銑起江陵建德世充相與抗衡而天下卒授之唐其

創業之難易竊相近也班固稱武帝雄材吳武陵亦謂憲宗英武章帝重儒術而明皇好儒雅明帝察慧而德宗强明其君臣之賢否竊相近也漢以封建强亦以封建弱唐以藩鎮昌亦以藩鎮亡其制治之得失固相近也外戚專權大臣跋扈未易絶劉氏之業而東西京之傳世二十四卜年四百吐蕃入寇姦臣朞處未易遽易李氏之祚而唐之傳世十八卜年三百其歷數之長短固相近也如是則漢不容先唐不容後漢不容優唐不

容劣而漢唐可以一槩論史臣遂以為唐不過漢所貶多矣何者三代之治寓兵於農而六卿在軍國太宗之治寄兵於府宿將於衞凡有事而總師操戈皆昔之談笑躬耕之人三代之治役民有三日之期取民有什一之法而太宗之治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調如是則其謀謨已復古矣三代之時以德化民而太宗專行仁義三代之時刑期無刑而太宗幾至刑措時祭月祀歲貢終王不幸而至於征誅文告此三代之所

以服四夷也而太宗坐制突厥遠臣延陁鐵勒置州縣
高昌抵俘䤈西旅貢其獒越裳獻其雉帶刀宿衛胥氈
裘君長豈非太平時歟後之言貞觀者謂與夏商周同
風夫與三代同風則其過兩漢也明矣且兩漢所可稱
者七制之主愚謂不能敵一太宗何以知其然高祖新
造區夏兵無完刃士無堅氣傷痛未瘳遽有平城之役
其不死而免者幸也使陳平不運奇閼氏不解圍索為
泗上亭長不可得殆非愛民重己之意是可與言治耶

孝文丁承平之際府庫已充器械已備可以坐鞭匈奴雪先王之衄出都門之錢以募士開太倉之粟以飛輓何敵不克然猶卑辭下氣襲奉春之過為後世羞是可與言治耶孝武録冒頓之害採平城之策窮兵黷武財用氷解國家罄空司農之錢既殫少府之錢又竭榷酤之利作舟車之稅行百孔千瘡比戶愁痛末年始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亦已暮矣是可與言治耶孝宣可倂商之高宗周之宣王不於是時强勉行道使著事者筆焉

而為漢之粹王奈何謂韶頀淡而鄭衛美謂酒醴薄而汚潦醇以諸儒生好是古非今而以德敎為不足任言漢家自有制度乃以伯王道雜之亦自廢矣是可與言治耶光武責三公以事繩臣下以峻法在位之士持祿養恩雖欲立非常之功終無日也此可與言治耶明帝深感金人之夢推尊異域之教所謂佛書者始入中國使百世以至千世根株蔓衍其弊莫能斥去良可悲也此可與言治耶章帝承永平之政委任宦官使其後因

循不易而桓靈之衰曹節侯覽之恣未始不由乎此此可與言治耶噫六七君之所為乃不能敵一太宗則唐之過漢不攻而遂破矣吁使太宗而有聖子神孫引車駕馬不改其轍若永徽善其政開元竟其治元和之法度卒於修理則唐始終之治固不可掩也已嘗觀王仲淹最慎許可而其言多稱兩漢惜乎不及見唐使通尚在必以唐而加漢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跨鼇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鄭啟緒

謄録監生臣尹大誠

跨鼇集卷十六

宋 李新 撰

記上

潼川府修城記

潼川城廢圯久不治守土吏未嘗過而問焉元豐中吳幾復苟完之又四十年矣風雨剥蝕土漫漥不收斷裂窒凹癯瘠骨立其存者數板若長蛇蜿蜒折脊與首尾封豕病憊莫能興雲屯陣馬破碎離坼不復合人超踰

不知有限禁負販小盜出入猶阡陌廉訪使者林公按視之喟然歎曰是可以保民乎樓櫓無樽櫨在者歲以虛籍報上使者曰是嘗以此欺朝廷乎且皇華遣使臣之意以忠信為本天閤九重蜀道萬里任覗聽之寄攻將明之㫖一字大礶不敢通囊封一言傳疑其肯就造滕馬與尾而五闕一猶懼譴死况虛籍乎他日狀其事疏于上前上美其奏特降宸諭詔帥臣徽猷閣學士瀘南安撫使龐公選官括其役龐公啓畫便宜詮吏度費

條具以聞上命轉運使盧公提點刑獄蒲公都大提舉修築命廉訪使者林公王公檢察之俾漕司資財用有司無得吝其出聖訓旦下盧公趣至潼川與蒲公計議協比無間得之於心決策如神庀徒三千人度財百萬章發某庾之紅粟給某帑之腐貫分職就列者四十餘員城縱廣二千六百九十武高二十五尺役四十六萬工程其工為十蒲公呼十邑長戒之曰順天之道而天道左旋分地之利而地形有差始於甲終于癸請為子

典籌焉於是尉洪令古洵直得甲安泰尉蒲中立得乙
鄱縣令郭信老得丙東關令李顒得丁鹽亭令李瑑得
戊中江令周嵩得己飛烏令孫垣得庚通泉令卞洪得
辛銅山丞鄧㑹得壬涪城令張宗愈得癸百堵皆興而
李顒最先成建城樓八古洵直為東張宗愈為南周嵩
為西郭信老為北輪奐宏麗而周嵩最先成創團敵四卞
洪為西南隅張宗愈為東南隅郭信老為西北隅古洵
直為東北隅而郭信老最先成為敵樓一百六十有八

女頭一千七百七十有一疏荷渠磩域頳皆以砥表裏護城趾皆有臺敵險有墻登降有蛾眉道浚池有泉覆堤有楊卞洪郭信老古洵直又新東南北三梁焉以駐泊郭讜同謀環總役事聽三四公之節制以令諸邑之長林公王公朝省暮察周游四顧凡負運畚築之勤土木瓦石之用高卑厚薄長短曲直委曲縷縷細入無間靡有不經意者誨人以規矩士夫爭勸匠石無所遺其巧考元豐法式無一芒之誤制作之妙幾為天下第一

盧公嘗曰某坐見城於前食見城於羹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無適而非城也若等勉赴事功寒燠良苦說以使人故人樂為之用數公乘城未始空晷刻役起於十月壬寅休役於二月丙午樓觀飛驚干靡雲霄蓬萊方壺突起平陸是役也天氣清淨日景晏溫士不告勞民不加擾數公忠於國事智有餘矣以有餘之智而行體國之忠此城之所以易成也傳曰惟聖人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今四夷來王拓地無際三代

之所不能臣妾者胥州縣之矣是豈有外憂乎然於豫
必思患於萃必除器亦欲其内外無患爾潼川弁晃三
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勝衣冠人物貢賦織組民庶繁
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綫氣城郭雄峙乃今過之比進府
號擇重臣臨鎮板築就緒耳目咸新天子所以寵光潼
上之民恩至渥矣諸公成城之績不可揜也已後人宜
寬大之令布中和愷悌之政以其餘時時加葺焉毋穴
我垣墉毀傷其材木則城於春為熙臺也於夏為風觀

也秋登高足以賦也冬講武足以臨閱也遊於斯燕於斯使潼上之民奠枕以安倚肆而逸外户可以不閉商旅藏於市桴鼓勿驚而雞犬杵臼之聲相聞安業樂生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歌歈舜琴之阜偃仰化日之舒兹仁壽之域也耶正古華胥氏之國也若欲安求哉年月日記

成都後溪記

大皁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擘山下合岷水東分為沱

西北注成都離為内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淵建昌安樂虵化等八橋跨水上高駢廣羅城徙内江繞浮笮南之萬里橋回内江自洛陽門至大東郭俱匯於合水尾其後溝洫湮塞圜亡灌溉人多疵癘天災流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泄物無精華太師魯公曩鎮全蜀使治水者循大旱之源得會仁濯錦二鄉使餘之水自曹翁堰導小渠承以木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而城中無水太師魯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

木皆國中之利而清流不及何示不廣復鑿水溪於閱武堂後入諸部使者之寺與凡帑藏所在園無衡官支分派決均受漏泉之賜遑前日桔槔抱甕之苦月隨清泚無濁涇數斗之泥風回漪漣過靈河九里之潤公相既歸從帝舜游巖廊垂三十餘年矣後人簡欲溪亦不治今龍學王公下車布政諮諏父老不作新奇盡循太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濬開後溪故道水行如昔邦人驚喜再還舊觀且楚爲掩爲司馬鳩藪澤數疆潦視

堰瀦町防原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為禮是溪之成忌者惡修怠者不修乃指為燕遊張本夫不知光澤一方備預後世前人自有妙意某江山褫魄老不能書事槩論始終以待久遠考究云年月日記

三瑞堂記

崇寧大觀之政垂休薄海真人統天橐籥二氣珠璧三辰十日五日一風一雨神魚龍馬鼓舞呈露嗙我河伯乾寧同蹄每見漣漪此千載之期非可坐而俟者也慶

雲翔鶴上下天宇嘉禾異花陸離地軸此一德之報非人力所能致玉關磧石已廓提封牂牱夜郎率歸輿地此何以詔之彼何自而然天道人事唱予和汝自昔仁政之所不及困窮無告疾病勿問骼胔不收今皆撫息保養澤滿九泉自昔邦誣作朋秦我法度今國是已定罔敢作慝刑罰中而囹圄空庠序興而俊造得九鼎著方物之象八寶隆受命之符由儀萬物保合太和多士秉文輯睦無間制作大成以導人聲之和而天地之和

應之一塵不揚六合弭淨萬里之遠慈父孝子合為一家若吹塤篪窮諸典冊羲軒而來莫盛于此故普雖僻陋往歲生瑞竹今夏生靈芝岐麥載秀士以為郡政之格而太守任公以為盛德之事歸美君相圖其狀以上禮部作詩以載賡且朝廷惠利求所以加民者無所不至推而廣之在守令耳公愷悌出于性天吏治本于家法凡守詔寬恤若書生窮經盡其意而後已使普人寔被惠利宮祠廟社一日必葺山川鬼神罔不拜賜地不

愛寶三瑞薦臻綠竹以歌武公來麰以貽后稷芝草以壽商丘之老公所得多矣珠旋虎往鳳集蝗飛時去時來正若皃雁彼安足道哉普地最瘠其人服田士最貧而向學者衆後日之瑞將發諸人以光昭太平豈直竹麥芝草而已哉

遺愛堂記

崇寧初予濟九節入遂寧境川原膴膴行者謝畦饁耕者相待如賓童稚見人輒拱立有禮法砥路雲梁舊古

氣象市區官寺有偉觀苫廬小家亦嘈嘈閑頌聲胥史
皁隸步武合繩律不輈張虛恃抱程案辨治朱墨洒洒
可理麂庫謹嚴無一絲一綫錯紛揭樓鼓白早晚令尊
若神既衙退庭下虛肅猶烏臺氷廳此所謂樂土真右
蜀道家三山是時横海王著仲晦為令予問其由曰僕
安能致之此前賢中散李公之政垂四十年而風俗不
變規矩歷落如李公在時後七年予以節度賔屬數至
縣縣令蹇昂元直合陽人其治率㝎李一字一事不敢

異自言後人强項不肯師古李公立政大有遠意前無
能聲後無來者吁嗟乎為治如李公足矣往昔士豪幾
溺儒冠公首興學校士接武登科今天子以八行厲天
下九州萬邑堪賔貢才二三人而邑子劉震行義第一
大司成以名聞上趣命以官劉君達固晚升堂游夏親
聞道於公者也獄市不擾覽公遺記想見當時清淨詔
民條約皆耐久近厚用周孔道德仁義以緣立訓使民
不犯司空城旦書田婦野老能口公聽斷以雖遺子孫

指某木公時所植某社公時所與相與保守不廢古循吏有如是者乎公不充有為未老而死一抔之土民力脆弱且又去朝廷遠未能上其事日歷以授太史柰何然高門已有具車阿閣已生鵷鷄大觀四年公之第五子出鎮是邦為政大抵用家法恢踈無心靖重有體胷中吞幾雲夢未嘗見喜慍天將以福寰宇豈特為武信千里賜遂寧一邑父子兄弟舊所遊歷月屏水寺清題妙語褰令臨而集之繪二公像於堂記所憩茇處使後

人指碑以墮淚自蹇君澤而明之年月日記

潼川二顧相公祠重畫記

更大觀歲號某攝梓司冠綰組二日伏謁二顧祠周覽四阿循墻而趨粉堊圖繪皆作伶官弄臣像予歎曰兹野人叢社中物前史稱顧公有儒者風風馬雲車其鬱鬱居此乎夕夢二吏召某造府府潭而幽兵衛祇肅堂上有東西嚮而坐者予問吏吏曰此二丞相也謁入主人降階以逆某上西階先右足歷階及席坐云則坐其

西嚮者曰旦辱經臨君亦與我合禮樂以俟君子試與
儒生曾璠議之後數日璠來以所夢質之相對忪忪若
作寢語璠抵掌曰神哉靈哉璠病此久矣顧因以倡相
與考唐冠服制度參以天聖令文凡節度使相所得衙
官從吏巾韝櫜鞬冕弁袴褶及功臣鹵部鼓吹行軍鐃
鐃鐘鳴桐鼓革車誕馬分别隊伍啓殿森次命工師以
筆墨從事十日一士五日一馬丹砂曾青熠燿于廡行
者俯者植立者若貫魚字雁無敢亂行者如雲屯月陣

俛聽師律者如三令五申無一敢譁者嗚呼二公以忠
義死自政和甲午逆數至唐大順凡二百二十年而後
得廟號邦伯王公吉甫一新宮宇宮宇成而畫畫成而
祠事大備矣風流有餘典刑具在二公以享將遊歌而
安樂之也顧請旃旁賔以斷佁官弄臣像可乎嘗省郡
牒叩之父老具言祠地正昔鏡堂公嘗表楊景安為監
軍以高祀綮然明張希範為賔友李孟宣胡守章唐友
通為爪牙雍容嘯呼置酒高會雅歌投壺想見一時勝

快鏡堂春歸擷翠帳花浯上女子弄絲吹竹顧影婆娑其樂無涯鏡堂秋歸涼颸洒衣清露濡席登高以賦感候而悲四座歔欷涕泗注頤送暑迎寒一樂一悲或借箸而籌或舉觴而畫酒酣氣振陵視四境今高臺已為池深池已為丘歌舞窈窕之區化為城市永巷連欞民以為廐庫千秋百歲後大率多若此骨為土矣為塵而揚矣二公獨以英風梗槩血食此土梓人事二公如生歲時食飲不敢先其祖禰而先公公非有實惠加梓人

而忠義所在非特梓人能伶而尊事之也曾瑨索記于

并書之年月日記

晉州鐵山福濟廟記

大觀二年八月詔書祀典之神命在處長吏營貴祠貌

洛陽任公適守此土數登西山歎隋姚鎮戎之祠顧祠

陋甚右杙左叉玉貌風埃蒼胡古屭兵衛跛倚祀事不

虔負我神君任公迺遵詔書卜于神卜吉三年春徹而

新之庀工徒悅殿構方梯而上烈風怒號人披靡不得

進衙官杜之奇酌酒酹地曰神之攸棲跼蹐寒寠若妥靈重遷郡朝何苦與聞必許從革則收還豐隆使庇徒任事惟神擇所宜語既風止逾月殿成會某從趙使者城純兹來歸任公竟以西山之役屬某與安岳令馬觀是役未嘗費於公上不歛於民為寢為廡為樓觀為齋堂為更衣室為廚為祠吏之屋凡八十楹此固末邊事小家編戶豈無茅茨庇風雨鎮戎君曩殄蠻獠力鐵山之戰有功于民土人德之春秋享祀不忒祠貌之新理

當然爾但隋史逸其事他傳不復見而姚氏居晉者皆自謂神君後也晉地千里岨嶮走伏犖無良疇大田若箕三日不雨地裂龜坼無長江大河以滌洗煩癘惡氣中人死者十三國之生靈託神為天朝夕之所以祈報者宜無不至非若官守者滉几視歲而已亡可柰何即謹荒政幸安隱以去若是則土人之望於神者常重而官守之望於神者常輕也任公能傾家藏倡先土人字字行天子詔書以祠貌為意比其成也人與神咸喜某

因人神之喜作迎神送神二曲以遺祠吏俾歌以祀云

夜郎北兮雲蒼蒼辛夷落兮木葉黃兵從路兮凱歌闋

渡瀘歸兮馬汗血宅靈安所兮嶺之西鼓角隱地兮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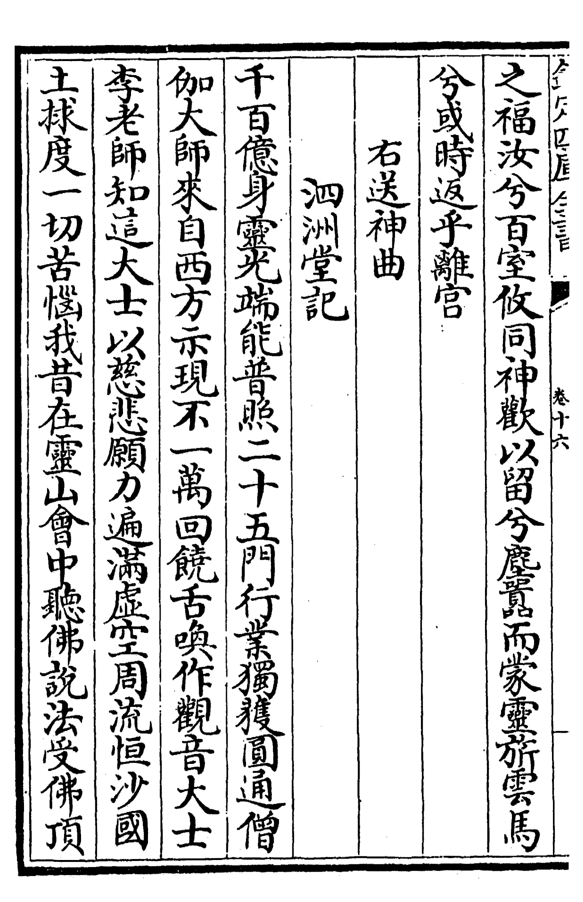
夜啼倏而來兮鼓舞迎將炎芬蘭羞兮泠泠桂漿羅拜

兮堂皇神之樂兮未央

右迎神曲

伐鼓兮鼕鼕隆風雨時兮歲豐封羊炰羔兮旨酒清潔相

與荅神兮繼日以月肉掩豆兮中禮醆斝酢兮告終神



之福汝兮百室攸同神歡以留兮塵寰而蒙靈旂雲馬兮或時返乎離宮

右送神曲

泗洲堂記

千百億身靈光端能普照二十五門行業獨獲圓通僧伽大師來自西方示現不一萬回饒舌喚作觀音大士李老師知這大士以慈悲願力遍滿虛空周流恒沙國土拔度一切苦惱我昔在靈山會中聽佛說法受佛頂

記歷刼脩行一念差别墮入生滅滅生乃至于今大士
曩坐法席首愍我是會下人疾病墮溺拂以楊枝灑以
香泉從死籍中幾奪其名今復往震旦老師未嘗有一
香一花恭禮大士但不作魔見不顛倒妄想不綺語兩
舌於貪嗔癡擬諸衆生事事減半行住坐卧知有大士
靜慮不起普慈何知方寸一移觀音在目若道昏花幻
見夢覺不分彼無求而來我無求而見則人非人等當
共證知平時護念如人飲水冷煖自覺而況世人尊之

如嚴父者愛之如慈母者事之如君師者佈種收成亹不變芊吾鄉仙山其南有古聚落名始建有大檀越姓陳氏父兄子弟奉佛愈於奉父母君師者自廣政到今二百餘年由周至謙凡七世興築松峯院於賴耦鎮得提刑張逸御為之記謙等又建泗洲堂繪大士像堂就而柱生芝芝豈人力能致之哉開祥呈異以著陳氏篤向佛事之勤意大士安肯揑怪山神亦何所知不像不堂則芝無自而出芝之出有因則陳氏之果行且熟矣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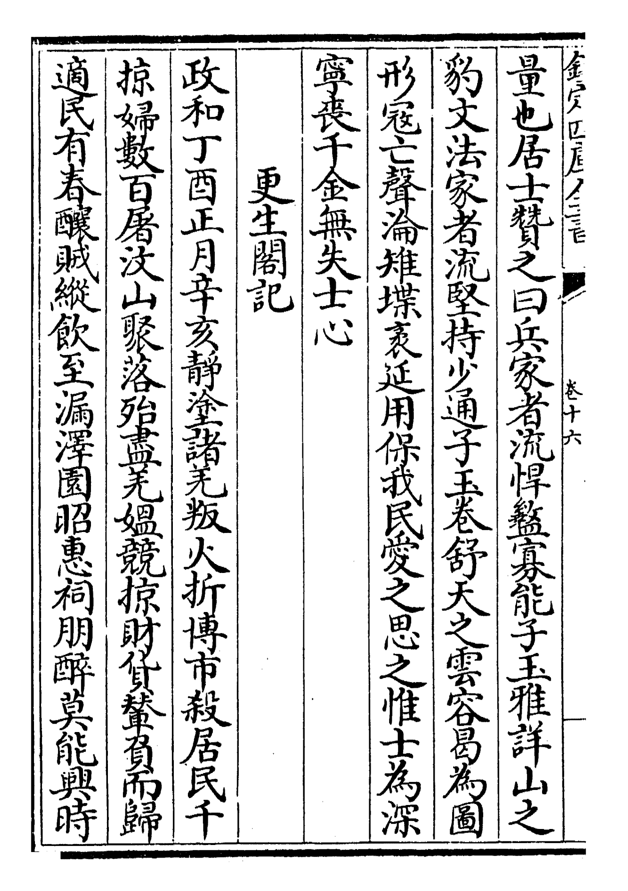
今為予結緣捨財與成文皆得成佛道謹皈依而詞之曰供天花於雲空結寶繪之層重孰若自然玉芝之秀重乎金鼎之出聖像之儼瞻乎古佛之容天地人如粟云何獲圓通共作𪋻山山下夢莫知身在玉華宮

徐子玉畫像記

循三終星須富貴何時抱九回腸開口而笑者幾日一生强項茲膝不屈坐是窮困自謂無雙何物徐君亦復爾爾客宦播遠相見以晚為恨歸來逾年而鄉校之議

委巷之謡類稱子玉之賢同一氣此予所不逮且其言子玉持軍嚴部曲不敢仰視足一跌便膽落予意者暴武少文及見之雍容雅洽如國子生如修敬子弟其言子玉熟格令口刑書如建瓴予意者堅忍不通及見之疎敏和厚可人也其仁義知勇莊子目為有道之士梁上俊遊陳寔目為君子莫夜不速士文目為異客自子玉來彼有道之士高蹈幽隱君子異容回車而他聘故厚藏之家闢外戶以寢日者火延民廩不可嚮邇前導

呼徐君來撲滅如浸祝融回禄豈引車而避之申令之
明使人赴水火如是郡古亡城有城自子玉始具所以
左右保我民者非一蓋山谷氣象丹碧飛鶩滃而晶之
付霹靂手令子玉受代以去文學士相與詔工徒塑佛
宮垣圖子玉像約為後日甘棠來請居士記之居士戲
謂曰諸郎如南山白額平時噬人口中雌黃不可調一
反勤誼如此徐子槩可知矣作一段贖典某幸不費謹
以十數語侑醻子玉姓徐諱璹廣陵人方圖試攺未可



量也居士贊之曰兵家者流悍鷙寡能子玉雅詳山之豹文法家者流堅持少通子玉卷舒天之雲容曷為圖形寇亡聲淪雉堞衰廷用保我民愛之思之惟士為深寧喪千金無失士心

更生閣記

政和丁酉正月辛亥靜塗諸羌叛火折博市殺居民千掠婦數百屠汶山聚落殆盡羌媪競掠財貨贅負而歸適民有春釀賊縱飲至漏澤園昭惠祠朋醉莫能興時

郡闕守司戶曹杜掌攝事乳臭不知兵民號求救爭趨
城闉掌急闔扉嬰城以守城中尚有戍兵百土丁三十
人皆扣頭願襲戰掌不許趣收城鑰土丁健者十輩至
夜請縋城而下掌曰城禁嚴重賊已醉殺之不武士皆
切齒儻縱之往如劉管茅耳兒曹不識機會以吾民餌
敵曾不之恤也癸丑復引生羌來攻城矢石如雨人負
板以行決絕新谷三谿水道瞻軍池涸人無樵蘇撤屋
以爨援兵至賊始解去朝廷命成都帥周壽節制軍事

鈐轄張永鐸統制軍馬康訪使者丁㻛監其軍三月庚子至相公嶺羌賊六百迎戰士氣鋭甚左右馬軍翼卷夷賊居中東兵千蜀兵三千餘欲接戰永鐸一麾兵賊無遺類矣乃下令仆旗鼓問賊何來答云來取爾曹首級日昃賊稍依山長嘯而去王師入城永鐸闇惰無謀四月己未旺烈空碉囤率其族六十七人降監軍丁㻛以為詐因命囚之取旨不報是時數其罪而戮之則諸羌膽落不即受而降之遂可班師優柔不斷醞養邊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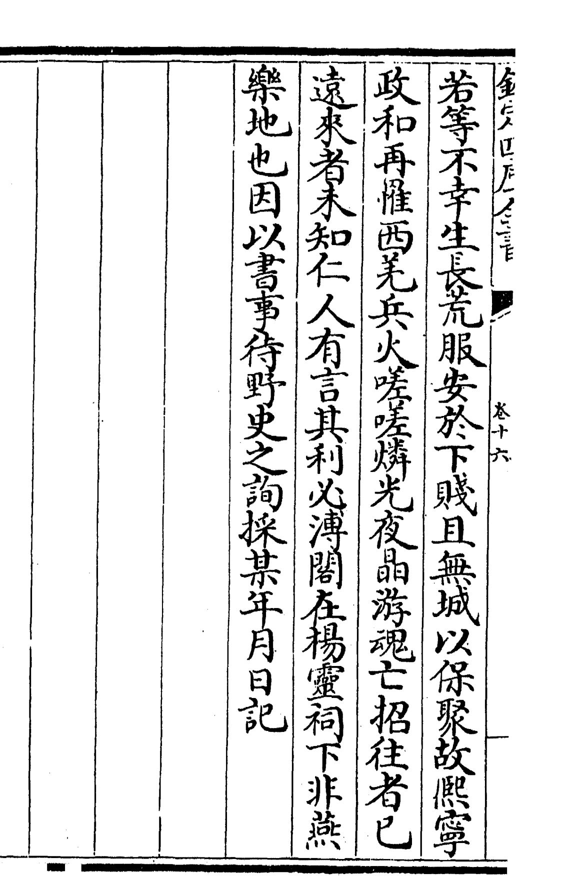
以遺後人五月癸丑西將丘永壽及張永鐸議宵攻靜州堡而夷賊先刻知漏下二鼓師行扣賊壘賊鳴角相應王師皆陷凡偏裨將十一人不戰而死無一騎一卒逃者時丘永壽為大將當行日晏矣永壽猶卧營中不知師敗比聞報乃行至故州基導以胡部樂謂之奏凱而還士皆竊笑永鐸居帳中股慄不能言大槩靜塗羌種類不滿二百其勝兵者才七八十人耳掩捕殄滅一巡尉之職而帥司張皇其事至煩樞府發虎符兵他路

銓將飛輓餽運一方震騷凡費國用四百萬緡兩蜀由是困矣上遣中官何伯通究其役條具五事以聞燾左遷張永鐸丘永壽丁謂竄嶺表復命孫羲叟節制綿茂軍种友直將中軍以施黔義軍為先鋒首破赤土山深入板舍源部族凡射傷賊賊視其瘡沸謂箭有神如耿恭時夷人奔遁搜山抉谷至濕山背去茂無兩舍靜塗諸羌吻草牽牛抱茂州將賈宗範足投哀丐命願平夷碉囤遠徙幽陰以田授宋世世不敢犯邊會孫羲叟傳

令抽大軍回是時軍若達茂則諸羌束手就死矣賈宗
範即受旺烈等降反慰安之奏諸朝賜守領官月給茶
綵緜茂分屯後靜塗羌益驕時時跳梁謂法非我制數
出為冦予昔以書記從戎目擊其事數進議不合每從
傍觀同列咋舌以杖扣地曰何乖繆若此一切詆謾公
肆欺天是當有陰責且外夷盛衰各有時然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是役也三月丁未强嶂十二族投降次水西
三日不肯濟庚戌聲言願得二郎中來盟乃可濟永鐸

屬成都儀曹趙滂副某入不測之地乘桴至中流浪激
桴桴覆同行八人而七人溺死獨某脫蛟涎免葬魚腹
中是所謂更生者此也四月己卯永鐸又迫某與犍為
丞陳益臣環視兵夫病給藥劑翌日癘毒作某益臣皆
仆牀死數日不知人是所謂再更生者也其溺也屈原
居汨羅其病也童子在膏肓豈念見今天日已矣誰堪
追咎者宣和癸卯八月誤恩貳郡恍惚疑若經行夢中
不知是覺予之更生止是而已乎嗟嗟茂纔三里之城

如方砥如棊楸士民勃蹊半廬野外羌人動輙十五為羣日夜舞持弓刀躪我市肆奪我餱糧剽傷其孳畜前守王彥卿病之慨然名將佐父老告之曰城無以保汝汝不可無城為汝保也旦起具畚築百堵興矣大帥龎徽猷惡其專彥卿斂恨以罷役後二年有靜塗之禍且析柳樊圃何足禦狂丸泥封關未能拒敵然為之猶賢乎已蟻為垤蜂為户兔三其穴狗兩其竇鹿環角以戒害猿為域以全生巢高室深塒雞檻畜各欲知所畏避



若等不幸生長荒服安於下賤且無城以保聚故熙寧政和再罹西羌兵火嗟嗟燐光夜晶游魂亡招往者已遠來者未知仁人有言其利必溥閣在楊靈祠下非燕樂地也因以書事待野史之詢採某年月日記

跨鼇集卷十七

宋 李新 撰

記下

引素軒記

寶臺寺瀕江茂師即佛舍為軒吾友民極名之曰引素因諷沈郎長烟引輕素之句導茂師丐予文以記焉予客洪川一再旬軒前之景目力百窮乃今得之民極時一來不逮殫觀且為休文所誤矣將以夸景耶而未盡

也日出而臨朝氛四開波光萬頃篳櫓未揺斷縚緈已有解意舟中之憂耿然猶在午漏乍交墻陰初轉荒蕪嘉墅隱隱落眉睫間浪華激而頑鱷舞蛟風起而孤鳥没驚灘鳴磧自有嘉致至若殘照半竿向晦而夕漁火百星方易曲移灣以濟之人俛首掉臂而不顧重峰青嶂咫尺遺恨耳兹軒前之景而亦未盡也茂師曰此一日之得獨不見夫四時者耶予謂茂師曰食肉不必馬肝而知味飲堇不必焦斷而知苦四時之景可以逆推

試為予槩言之春風鼓衣江山一新氣象爭出草根木芽灑然猶得意少年登軒者豈不知把酒而迎歡夏日如赭大雨暴作洶為狂流驚濤迅瀾逆走而橫擊龍鼉差收障隄漸復南山之雲稍稍卷去試取琴而歌則泗濱汾陽之美亦畧具矣若夫遠碧涵江暮景蕭條葉黃而隕霜沍而堅悲哉秋冬之氣仰視俯瞰嗟凍刎而哀寒鱗徒倚回睇不有感慨即土木偶然則果有是哉茂師曰有是哉而亦未有盡也且滕子之舌不足以言景

鈞民極之思不足以命名是必有詩人之詞明意所未到如是則盡矣無以進矣

即心堂記

以何名心心無所住若欲即之了不可得包含太虛周遍沙界一沙之中有無量國土乃至須彌高山億萬由旬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心攝授無有增損若欲即之心居何所譬如明鏡應物現形形從何來鏡外無象中亦不虛實豈能應物不即鏡形無從生是鏡自生形未

即之間形復安在物離形亡寂然不動我欲以身爲鏡以應爲心以物爲即去道逾近不假外求諸佛即我我即諸佛六通妙用三十二相舌至梵天光照阿鼻非非想天人非人等皆可爲說法一念若起火齊爲城黃金爲地身居兜率寶蓋珠網幡幢花香百寶異音導前擁後受種種快樂汝不即心去佛轉遠蓀大師若於此返照内觀便成佛道輙莫生疑寂子佛法不變黃梅熟矣何日出山年月日記

臥雲亭記

南山之陰多喻姓有公辯者處而不出玄君蹈高築臥雲亭老于其上四時有花夕有月旦暮有盃酒嶺上有白雲簪花起舞弄影月明中醉則登亭倒著接䍦仆牀以寢日出而方寤盰而醒醒而飲飲而復醉日以為常雲騣騣入戶牖掛屋壁覆琴几杖履散漫圖書筆硯間處士每以此自怡不費一箇錢而富於雲若此故其接肘腋作莞蕈者皆雲也予始疑之且處士之於雲覽之

不得蓄之不可招而友之亦不可奚以命亭哉油然在天翼翼然在岫去而不返飄風暴雨消磨破裂去而不知歸者蓋以無數奚得而臥之也處士貿之曰市有狡獪世有黨與朝秉華軒暮役泥塗吾不與之比肩龍斷揣摩斤鈞掉弄豆龠以窮逐錐刀又不與之分部譁謡佩劒相笑陰扇鬼構以擠報仇怨吾無得喪憂患而長有此雲可也況以命亭哉夫雲無心處士亦無心舉天下之士皆有心者也終日見雲知其為無用而不知其

為無用之用有如此者耶今而後予將曷疑歌以遺之曰幽人居真兮山之陰顧言孔招兮山雲深閑庭除兮馴禽垂湘箔兮幽沉沉既覺兮復夢酌樽酒兮鳴琴彼美幽人兮隔雲無處尋

市隱堂記

腒鱐簞壺斗粟方布無必與者藏不為嗇荆玉隋珠路車乘馬無必取者予不為惠散髮傭書於風塵俗士間者無害為隱避世金馬著書漆園吏可隱朝可隱故曰

無害於為隱凡坐市區踐市令與其魁老遊掉臂雜唱
編行人以為伍紛紛混嚣放而知歸則道實在我所以
指山林之瘽瘠若囚江湖之憔悴若病釣徒散人若游
手嵩少為捷徑衡門盤谷為怨歌之地使人徵之不來
就之不得見乃至招以詩遺以文賁帛旌田於冥鴻雲
嶺之下而隱者益自傲倨白衣秉金根舉足加帝腹睨
冠冕猶桎梏顧朝廷如樊籠作為擭羅犢鼻草葛襜褕
而人不敢衣曰茲隱者服椎髻蒙垢熊經虎踞而人不

敢效曰兹隱者容嘯鸞鳳而侶麋鹿擅松菊而癖泉石而人不敢議曰兹隱者居瓢巵瓦缶以示貧緑葵紫蓼以示泊素琴白鶴以示野而後不之繼高風中絶嗣子莫傳務為孤峭以取笑於釋家佛士而長往之轍丘壠茂草豹文霧障寥寥其音聲號山鬼而泣狐狸於是所謂隱者亦不能世其家矣咄咄隱者人生朝露耳曷為遠引曷自苦而然族友子俊之宅近市踊貴屨賤未嘗不知爭錐刀者正在戶限外大不妨子俊作樂堂有圖

書有碁可彈五木盧雉且有旨酒以娛賔客賔客罷休主人闔關鍵便謂一丘一壑同羲皇上人此市不廢隱者也予生窮岫閉伏有年畏遠聲迹一行作吏屑屑不憚煩重為故人羞然渴思漿熱思濯編阜之馬不敢舞牛背之鐸不改音要賦歸與請俟明日年月日記

長江三聖禪寺記

唐景福中有異僧洪謹由福建來結廬此山驅蟲蛇刈榛莽稍稍增佛觀土人久而敬之龔重慶捐田以基寺

又益田以贍僧為耐久傳遠事自寺為新與時唐已衰
弱凡三蜀有邦家君各萌僭偽盜賊蜂起四郊屯嘯洪
謹一囊不得着身今覽官府想見草間乞命會畊發三
鐵佛於閟藏中鼓鑄精妙當時謹師定未有見處若到
居士面前將烈火渡過不問覓一粒舍利提起鈐鎚看
他三身鐵漢作甚伎倆相與存護乃至于今時時放出
種種光明白毫屬天彩暈繚體燈炬圓鏡離合上下散
巖谷間揑出怪奇疑信父老繼無良德寺壞不振得今

可辨傾倒智力化導經營凡二十年其嗣了居克相役事堂殿輪奐樓觀飛驚二師之誠鬼亦奔動浮木於溝拔石於地富人達士乃肯像土圖垣作梵天相好辨欲與諸人布種來世藝豐熟之祉寺既成矣某自錦官趨寧川枉道訪辨辨求予記且名山大川凡勝處福地皆伽藍雄據金碧未就風雨已侵曲房洞戶窈窕綿冪若蜂房蟻穴淫坊酒肆盡在其中然我不禁汝所造明窻淨几陳文列疏支離穿鑿分條布科不究妙義雖致天

雨花石點頭然我不聽汝所說打毒塗鼓聚那又犀喚
波旬王說外道法毀禪破律犯戒叛道然我不議汝所
行具爍迦羅眼睛呈通身般若不立言語文字直令見
性便是二十八祖八十一師驗在目前然我不問爾所
見辨公建此緣事以何為功但得方袍中人齛整衣屨
東廡西序是箇本分人風雨有避就處寒暑有溫涼處
不必走王舍城乞食得安穩快樂有洗鉢趺坐處當餘
閒時補罅塞漏扶傾立圮為辨繼立不作末法魔見玆

豈辨志之耶劫火洞燃大千俱壞寺亦隨去辨能復之則予復能記之年月日記

九華禪寺記

九華寺權輿開山拓地約賦擬中人千金之產一列侯湯沐之奉苦營樂施不知何物老師長者無一畫篆隸可按獨有偽蜀賜書百函在以故不知所從來羣山逶迤臥龍蹲彪右揖左朝前列如几石矗矗若墉行至水窮坐觀雲起兹古人植錫處用意不凡自眉往舉武九

千涉大江自陵往凡兩舍間蹊若絲𨇺愁鳥悲高者去天一握下者及地九泉天限殊勝隔離風塵其徒以律為家私鑿戶牖若蟻穴螺蠃然婦蠶息貶行券責償無一法叛俗凡傖姦人羼名猜迹以為狡穴疾數元祐丁丑太守楊公慶基上章叩禮部請革為禪邦人講詞願得文禪師主法席使者五返然後自錦官載師以歸緇素車騎聯沓二百里道他境縣令戒候吏惟肅未至陵二十里太守郊迎吏卒負弩矢先驅觀者如堵舉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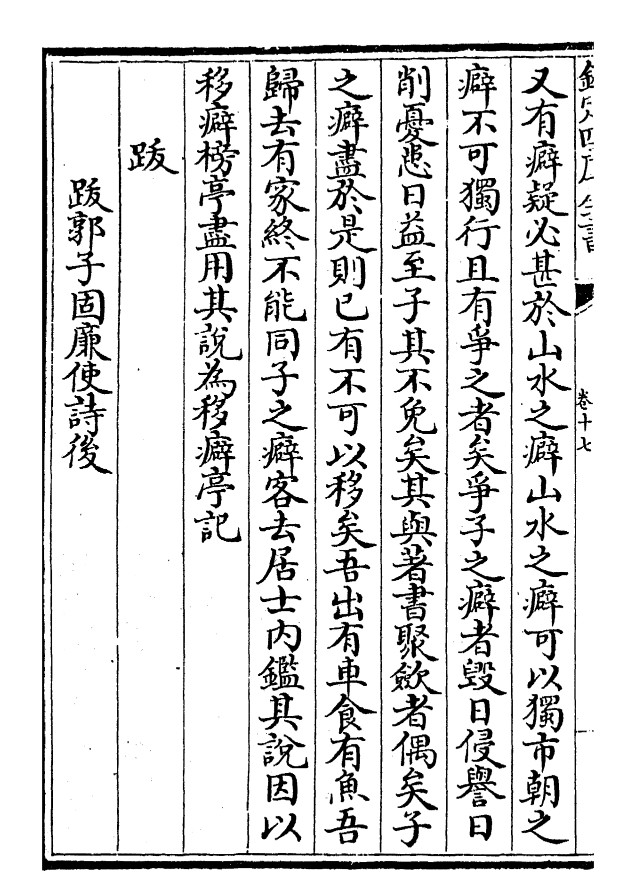
風鉦鐃賁鏞鐘聲喋唄筌篌洞簫幡幟寶花旃檀楓香
非雲非烟廣列導前師笑曰何關道人車至門扶馬祖
百丈之規以繩下魚鼓鋾然趨麂峙王細柳號令不識
部曲猊座傳要北祖南宗杏壇崆峒此有遺風截bc截
傾爲屋六百楹輪奐離異斯事且置自無始以來我與
諸人貝殺盜淫罪流浪生死震旦國土中天佛日爭先
覩之爲快哉與諸人投入睊僻自瞰以瞽況今空山蘭
陁色色三昧便有闌提宜回心以向是中無復摩登伽

女毀戒婆羅外道毀法波旬王毀道斷自文禪師始寺有記自李某始

移癖亭記

跨鼇居士少嗜山日齎二升糒行遊觪蹟然後返或日忘歸巉嵓嶭巘溥溥有佳處則箕踞其上居屋寢處占寋巒山間開門逆羣山嶙巇各屹鏋鐧然鋸目不厭瞐視杯杓漿飲有嶔崖屼崛形影投其中於眉宇津津出喜相過嵩華睥睨不忍去思築室以老是真嗜山者且成

癖疾浸久不治來阜江輙自傷其意猥入塵土拊心大恨謂前所好太俗復且嗜水引江流環官舍左右濬二渠曲折順故道洄洑混瀁激為潭澥以洗耳以瀹腸以濯纓以澡思慮以燭鬚眉無一日不進于水所嗜愈于前而其癖滋不可治會山中客來居士貧不置酒斟水以獻又複其詞并叙所樂以詑客客辭而呼嗚嗚聲盡繼之以泣悲不自勝曰噫物之移人也若是耶子山居而癖山水居而癖水以山水病我者再矣子近市朝將



又有癖疑必甚於山水之癖山水之癖可以獨市朝之癖不可獨行且有爭之者矣爭子之癖者毀日侵譽日削憂患日益至子其不免矣其與著書聚斂者偶矣子之癖盡於是則已有不可以移矣吾出有車食有魚吾歸去有家終不能同子之癖客去居士内鑑其說因以移癖榜亭盡用其說為移癖亭記

跋

跋郭子固廉使詩後

南蠻獻夜郎故地大觀戊子遂城純州宣和辛丑廢為九支城廉使郭公以忠報上無遠弗屆皇華之光照耀原隰嘗留詩九支詞語清拔字畫遒麗覽其詞以意逆志不問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古君子也自潼川移節右蜀以憂去官上念遠人遴選使敵再勞公行今春臨按茂林茂方九支路尤險絕使者藜杖芒屨登陟峻阻崎嶇至坤維盡處宣布聖上德意存撫守臣西山諸羌久不識王人衣冠分挈部族百十為羣羅拜道左舉欣欣

有喜色仰知天子不鄙殊俗和氣達重譯湛恩溢荒陬使者謂夏持國前守純因以詩本遺之持國賡和并刻之平山館後人覽二公之作懷想名德要如峴首墮淚石有歆仆无人亦必護念支撐之如孔明碑云

跋蜀倅程公詩後

某隱拙于兹行逾一年日食二升麥求古人所謂上策頭錢價漢針孔許事輙以經意歷歷未敢忽空山無人坐觀物化不作聲胞中則栁生左肘車軸旱雷馬蹄鬱

勅久不到耳目足以自放而使者邦伯如在其左右前後每以此自驚雖然如是要未有品題在程公辱行下邑以詩為貺詞旨捷然蓋與人以方也至目為才縣令湔拭太過便散樗瘠雁不得全其生禍從始矣操刀理縵輈張紜紛則文錦措紘終敗洒翁事拜賜柰何殆將紉蘭茗為衣飾以琅玕襲清徹之風挽天河以自澤猶在才不才之間耳佩服無忘謹鑱諸石亦以補李氏家法云

跋蔡君謨茶録

蔡公是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獻之門使遠民被患議者不能無遺恨于是宣和五年仲春既望李某題

跋瑶池命宴圖

陰長春難老之藤據上古不化之松聆語霄之羽客朝巢蓮之隱翁今夕何夕兮送玉麟於八區鶴致羣仙之命龜開千歲之符五雲兮趣駕虛席兮瑶池攬海桃之

翠實潔沆瀣之明卮屬西王母薦壽不醉兮無歸